

菩薩藏

第 51 期 2013年1月

彌勒菩薩在因地的時候，每天都代替眾生
禮拜十方佛，每天都替眾生求懺悔，作為
他的修持法門。



出謀獻策之 提舍 假如我是梁振英(二)

建設非一朝一夕，可是要破壞卻在一瞬間。如今香港正是如此，沒人願意努力辦事，批評埋怨卻出奇地多，近年更有破壞者搗亂，甚至滲透進政府機構、議會、傳媒中。誰能有這動機、能力、組織、資源去作破壞呢？他們最喜歡利用民主人權、仇富、加薪等大眾力量去破壞社會，反對政府。本來將民生弄好，提昇民主素質，讓黎民百姓身心都安逸，這些惡勢力便無所依附，自絕於昇平政治中，但這些目標非一朝一夕能達到，因此，這些惡勢力也不能輕視，必須成立一個部門，專責應對，這個部門該如敵人般隱蔽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揭發他們的陰謀，阻止他們的破壞，在他們滲透的地方豎立旗幟，更教育大眾遠離惡勢力，趨吉避凶。還要在他們的根據地發動和平概念，阻止侵略。必要時，發動人民大眾上街遊行，揭發陰謀。這部門的工作有如佛教的護法神，護持正教。

要改造社會，恐怕非一朝一夕，或短時間內可實現，我能否於任期內作大改革，需要多方面的配合，因緣是否具足，自己也沒有信心，縱使多大本領也不一定能短期內達成，對佛教的因緣觀，我是深刻體會了。因此，我決定制定多方面的指標，讓自己或將來的繼承者可朝著這些目標努力。這些指標，主要在民生方面，首先，我要制定貧窮線，如何才算貧窮，貧窮也分多級，更制定不同的措施去救濟或協助他們度過困難。入息中位數，可讓黎民百姓了解他們在社會中的定位。衣、食、住、行的標準開支指標，個人及家庭的合理生活指數，通脹指數，最低工資；企業經營指標等這些數字的意義。當然，未符合標準的個人或羣體皆受到幫忙或資助。此外，各行各業、領域、家庭、為學等設立諮詢機構，去解答市民的疑難，或是幫助他們發展。我不要市民像野鬼般飄浮不定，無所適從，更不希望他們無助，孤立無援。我要多方面照顧他們，讓他們有所適從，有所發展，這是基於子民概念——人民是自己的兒子。

二零一七年普選，事在必行，時間表已定好，一切就緒，無奈破壞者要馬上實行，故意刁難；縱使我願意亦不能實施，因影響很大，且倉卒上馬，必產生很多禍患，社會政治必然混亂，敵

人亦有機可乘，政府威信蕩然。可惡的敵人總喜歡使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。因此，我必須在任期內做好準備，使普選能公平公正進行，敵人的破壞及陰謀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，稍一不慎，將禍患無窮。可恨很多無知市民被慫恿，大叫大嚷，要求立即普選，真不明白何以為那數年時間如此緊張，大陸政府能讓香港普選，我覺得已很難能可貴，亦是仁政。況且公開安排了時間表還擔心什麼，難道還可推翻嗎？普選產生的問題可大可小，更有很多難測的暗湧，因此，我要成立一個小組，小心監察。

我心裏仍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很多願望要達成，亦希望落實許下的政綱，更有一種衝動，事事參與，親力親為，但經過半年時間的體會，我明白這樣是不切實際的，現實的複雜，險惡比我最初的想像更嚴重，過去十五年與朝代轉換的困境歷久不衰，影響深遠，要糾正談何容易。其中的糾結，矛盾更非一時可解決，最難忍受的是千夫所指，明槍暗箭襲來，卻要啞忍，承接那不是我的責任的過失及困境，真的欲哭無淚，不能推搪，逃避，有苦自己知，彷彿整個世界的重擔都壓在自己頭上。當然有想過放棄，回復以前優悠的日子，偶而在報章撰寫一些自己的抱負，探訪弱勢社羣，就是躲在家裏享受家居生活亦是莫大的幸福，使人嚮往。但我知道，開始了的再不能回頭，不要再想，努力向前，困境總會消失，未來一定有新景象，這情況不會持久，向好向壞亦非我能預測，既然走到今天，努力走下去是唯一之道。

心中雖有很多話，很多工作要做，但我不想不實際地去籌謀了，因已無暇去處理，管他們罵我違背承諾或是「大話精」。我只要做好以上關鍵性工作已足了。

可是仍有些工作不能假手他人，非我莫屬，亦應在任期內處理好，待接任人能順利開展工作，對於前人遺下的「手尾」，我深切體會，深受其害，立意不要讓來者承擔。社會上常咒罵官商勾結，很多高官退休後竟出任大企業顧問一職，領取高薪厚祿，可是其工作卻非他們所長，的確令人懷疑，但不能阻止他們退休後另找工作，況且他們的豐富經驗亦對社會很有貢獻。審度他們的經濟環境俱佳，且退休金豐厚，生活無憂，實不需為金錢奔波。為了防止官商勾結，我決定立法不許首長級官員及一部份高官退職後在大企業工作，如果他們真有心為社會貢獻，可投身非牟利組織，很多非牟利組織都缺乏人才，能有他們的領導，該有莫大裨益。可是大企業普遍有基金會，從事慈善工作，可能被他們利用。因此，更要立法不能讓高官領取薪酬，或者設定一個象徵式或車馬式的上限。高官退休後，應享受人生的晚年，不需再被金錢奴役，如果立志工作，應多作義務性質，況且踏入晚年亦不會有太多光陰工作，應多做些有意義的事情，回饋社會。

能於任內做好這些工作，於願已足，亦無愧於心。我該心無旁騖地努力完成。如仍有餘暇，再按序及性質去完成更多任務，我應把握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名垂青史。更深信好的行為必有好的回報。要躲懶，要享受人生，將來機會很多，當下最重要，不能錯失機會。

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

鬼佬比丘

「今早客堂師父出發移民到他國去了，歷來已有不少出外去。但可有他鄉來者？」眾小孩中的女孩問老師父道。

「不多，不多。」老師父停下來，思索道：「往他國者，絡繹於途，他方來者，我只認識一個，人皆稱他鬼佬比丘，這稱呼含有貶意，當然不喜歡，常為此跟別人頂嘴。可是鬼佬是統稱，所有老外的代名詞，習以為常，並沒有低貶之意，這些爭拗既無謂亦無日無之。十年如一日，鬼佬比丘如一般學者般，執拗要正名，擇善而固執，而一般大眾習以為常的稱呼亦難以更改，矛盾之處是鬼佬比丘常謙稱自己是蠻夷，中國是文明古國，中國人是文明人。其實他除了外表是道地的洋人外，他的每一個細胞沒有不是中國血統的。他比文明更文明，比中國人更中國。何以故？他除了對西洋學養豐富外，更精於中國古文化，四書、五經、老子莊子、史記戰國策外，不論古文、文言文、尺牘，他皆精通，甚至開課教導中國人，真有點諷刺丟臉。當然，中國佛教他亦瞭如指掌，各朝高僧行誼、著作他皆涉獵。因此，我們對他既不喜歡，亦畏懼。他常言中國是一個寶藏，我們身為中國人，幸福而令人欣羨，他只是個蠻夷，到來汲取文明養份。」

「那他在這裏做些什麼？有什麼建樹？」一位男孩好奇問。

「早期香港是佛教一個重要的地方，除了各地重要法師駐留，過境外，更是佛典的集中地。孤本、絕版、重要的經書，皆能在這裏找到，因此，很多學者，法師俱來尋寶。」老師父得意道：「鬼佬比丘當然不甘後人，他在這裏搜羅很多佛典，從新整理、出版，憑著些微供養，一點一點印製，拿到各寺院藏經閣去保存，因此很多寺院他都會住過；很多藏經閣他

皆歎過。偶遇到好學者必餽贈叮囑，還跑到書局去推銷，別人見他老外形狀，總會遷就配合，可是銷路奇差，任他如何努力，甚至費唇舌幫忙介紹給讀者，仍是銷不了多少。最後索性讓它放在那裏，書款也不去收。數十年來，他仍固執著這些叫人氣餒的工作，偶爾做一些翻譯，倒也快活逍遙。雖然生活艱苦貧窮，但奉行佛制，過午不食，節約簡樸，也算自在。」

「他如此大志，竟肯到這淺水地屈就，且將大半生奉獻，真不可思議！」男孩感嘆道。

「他開始時沒有想過停留此地，與大羣學者到北京去，打算在那裏大幹一番。無奈遇上文化大革命及種種政治因素，不能入境，只有暫留香港，伺機進入北京。」老師父回憶道：

「可是一棍數十年過去，大陸已經開放，可他熱情已減，不願再去。最主要是對大陸的政治民情已失去信心，且年紀老邁，無魄力去闖。數十年來，他除了弘揚佛法的本份外，更接濟貧困人士，輔助有需要人士。當年越南難民潮湧到香港，他亦是少數進入難民營提供輔助的義務工作者。如今仍與散居世界各地的越南人保持通信。以他對中國文化，學識深淵博的身份，當然瞧不起本地的中國人，尤其學識不夠的人，更經常遭他揶揄，常嘲弄擁有大量寶藏的國人何以如此不珍惜，不長進，為中國文化惋惜，常弄至自己不高興，與別人衝撞，但他的內心只希望提升中國文化，希望他人好，希望我們能繼承炎黃子孫的身份。」

但他這些過於熱誠的期望，當然無法叫人接受。因此皆稱他鬼佬比丘，即生人勿近之意。縱使他多次表白，澄清這些叫法不對，仍受到大眾故意針對。這矛盾持續了數十年，仍持續下去，這些固執沒有人會知道維持到什麼時候。」

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

利益每一個人的地方

一位男高個子走進書店內，敏捷地翻弄各種書籍，不斷搖頭發出「嘖嘖」聲，自言自語地肆意批評。最後走到老頭子店員面前搖頭擺腦唸道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，能說是因緣，善滅諸戲論。中論二十七品，我可以背出來，你相信嗎？」

老頭子斜眼打量高個子道：「我不相信，第二十四偈你背得出來嗎？」

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高個子接口背道：「A thing that is not dependently arisen is not evident. For that reason, a thing that is non-empty is indeed not evident.」

老頭子正眼望著高個子道：「果然厲害，鳩摩羅什的翻譯你全背得出來嗎？」

「金剛經，阿彌陀經，法華經，完全沒有問題。」

「法華經二十八品你也可背出來？」老頭子懷疑問。

「鳩摩羅什的法華經只有二十七品，提婆達多品是後來加入的。」高個子糾正道。

老頭子刮目相看地望著對方道：「真了不起，你可有出來講經嗎？為何沒有聽聞你這號人物？」

「我是不會出來講經的。」高個子氣憤道：「多年前，某法師跟我約好在他的地方講經，一切準備就緒，他卻突然要取消，我屢次追問他不肯道出原因。是那位法師我不會指名道姓，他是佛法山下唯一寺院的法師，你可明白

是那一位法師吧！」

「可以講經的地方很多，你何必介懷一定要在那裏講呢？」老頭子不解問。

「講經是法布施，至尊至殊勝，不能屈就。」高個子憤憤道：「全香港道場眾多，可在那幾個地方提倡說法呢？僅餘說法道場不是一家之言，就是對外抗拒，像我這些涉獵廣泛，深入批判之言，他們聞所未聞，充滿戒心，當然不接受。他媽的。」

「你怎可以爆粗！」老頭子睜著眼驚訝道。

「為什麼不可以？我見到佛教界種種現象就生氣。全都是些不學無術的人，卻自以為是，諸多閉戶自守，蹉跎度日，手握大權及錢財卻不肯做點事。完全違背宗教的意旨。……」高個子激動得不斷咳嗽。

「你怎可以這樣控制不了自己？」老頭子不以為然道：「你說別人不好，可想過你也不對嗎？雙方各走一端，只看到別人的不是……」

「別爭論了。無意義的爭執有何用，實際修行最重要。」一位法師在旁道：「這是一處利益人的地方，每一個進來的人皆受惠，已幫助了不少人。這位客人卻例外，不單沒有受到利益，還生起莫大煩惱，我們應感到歉疚，請向客人道歉。」

「我們沒有錯，我是堅決不會道歉的。」老頭子不服道。

「你不道歉不要緊，那就由我來道歉好了。」法師深深一躬道。

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

佛世前期

宇宙洪荒，自人類出現世上便開始承受無盡的苦楚。為了生存，為了填飽常常飢餓的肚子，需要殺戮，需要弱肉強食，茹毛飲血，亦有可能慘被生吞，每天掙扎求存。日間，可以眼巴巴望著獵殺；晚上，亦會被偷襲啃噬。在曠野難逃厄運，在洞穴亦滿佈危機。地震、海嘯、大火、狂風、怒水、疫疾，橫掃整個大地，覆蓋世間每一個角落，逃不掉，躲不了。血肉之軀，如何抵受得了天災人禍，每天面對強敵怨憎會，親愛的別離，千般不捨，萬般不願意，乾瞪硬撐，僥倖直到老死，長夜漫漫……

初民跪仰對天，就是不解，無語問蒼天。

歲月是這樣地單調漫長，景色亦大同小異。

從懼怕到敬畏，從敬畏到讚頌，祈求，讚嘆，對石頭、樹木、山、河、大地、日、月。最後是造物主、天神、大梵天。

祭祀，是降服於大自然的威懾，藉牲畜、物品，乃至人命去祈求大自然不再怒虐。日月星辰，天空大地，事水、事火，再將其人格化成諸神，不斷祈禱，讚頌，祭祀。怯懦，愚痴的人類，慢慢進化繁榮，於諸物種中，出類拔萃。耕種，畜牧，在繁榮富庶中，分工合作。羣體互助互利，智慧增長，再不用挨飢餓。建造房子，遮風擋雨，抵抗襲擊，人類有了安全棲身之所。

力爭上游，人類進化為萬物之靈，出類拔萃，統御整個世界。人，是優越，貴重的。最後，為了爭取更多利益，為了自我的尊貴，互相攻擊，殘殺，勝者為王，再細分不同階級，互相統治，對壘。人，開始追求不死，延續，探索生命，宇宙。尋求自我、解脫，經歷了無數世代的苦楚。人，要掌控命運，繼續尋求。無數的先驅者、實踐者、理想主義者，用生命、鮮血、眼淚，在茫茫生命之流中奮鬥，前仆後繼，無眠不休，用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實驗，嘗試從迷茫中找出人生終極意義，一次又一次地，不甘於寂寞，不甘於被奴役，背地裏是不甘於宿命。

除了應對大自然，尋求超脫，更要找尋真理，不死之道。有奉行瑜伽，集中意志，在靈性中不斷提升，到達無我的境地；有厲力苦行，克制情慾，克制身心的無盡需索，征服自我；有回歸大我、神我、梵我，天人合一，梵我一如，梵即我，我即梵，達至圓融和合之境；有徹底放棄，道德虛無者，認為沒有因果，沒有罪福報應；有認為無善無惡；無善惡報，無今世，無後世，無父，無母，無天理，人必須通過命運安排，歷八百四十萬大劫，然後自然解脫，不能憑藉自我努力，修行亦無意義。有認為萬有不外是四種元素組成，人死後還歸四種元素，一切生命都是物質性結構，所以人不是從父母來，善惡智愚一樣，死後就解體，地大還歸地，水還歸水，火還歸火，風還歸風。皆敗壞，諸根歸空，因此道德，修行皆無意義；有認為無因無緣，染著或清淨，一切皆是命定。當然，還有享樂主義；道德主義；輪迴思想，業報思想，每一個範疇，每一個可能性，每一種思想都有人提出來，嘗試實踐。可是，最普遍最理性的哲學理論統歸於一神或多神論。有感於自我的渺小及多舛，經歷了無數世代的怯懦，人，願臣服於創造主之下，通過祭祀讚頌，回歸天父，更帶領其他人進入天國。可是，司祭者在權力，利益下受不住誘惑，腐敗，墮落。人類再度沈淪。自由主義的革新思想家抬頭，不能滿足於崇拜自然現象的樸素宗教，亦不服膺於操控升天之路的祭祀者，從新秩序的誕生，自求多福，從輪迴業報思想中搜尋現世人間樂，未來天上樂及解脫樂。經過無數苦難及無盡探索的長夜，人類開始接近真理，最終等待到佛陀降生，拯萬民於水火，世間從此有了光明。

淨土 浮浮生

我從睡夢中醒過來，躺在床上不想動，一如既往，每天都為要做些什麼而煩惱。整個世界無所事事，什麼社會問題都解決了，就是只有一個深層次問題困擾了大眾很多年，就是做些什麼，有什麼工作。每天的空缺報告馬上被數以萬計的應徵者填上，每天示威抗議要政府開發職位，民眾快要閒得瘋了。民眾深明因果，每天無所事事只會消福，終導致將來墮落，且是生命的大浪費。

我躺在床上，檢起身旁的遙控機按了一下，屏幕上顯示今天的日期：地球紀元五十六年、宇宙紀元六千年、賢劫紀元八年，今天職位空缺：零。看來今天又要整天躺在床上，外面四季如春，無風無雨，地平如鏡，遍地黃金，種滿金銀珠寶樹，到處皆有清泉及美食供人享用，世界是如此圓滿，日日年年不變，使人感到厭膩，不想出外了。我用遙控機按下了食物及飲品，正想送出去，發覺肚子不太餓，忙按下時間掣，待兩小時後自有人將美食送上，可預見殷勤服務，聲聲道謝，能讓他們工作積福。我隨意按鍵，每一個台都有服務提供，都樂意効勞，不論衣食住行、家居、維修，只要按鍵，不久即有人到來，細心妥貼服務，可是我已沒有什麼需要。本想按鍵學一些技能、知識，但學會了有什麼用呢，不能學以致用，苦無機會發揮，學來幹嗎？本想按鍵學些怡情養性的琴棋書畫，無奈心浮氣燥，提不起勁來，躺在床上輾轉。最後還是按鍵觀看一些佛教講座，教人如何平復心性，才稍覺好些。

突然屏幕傳來一把溫柔的女聲道：「先生，你心情欠佳。憂鬱指數達九十，輕微超標；燥狂指數一百二十，已達不可輕視地步；幻覺

指數四百九十；笑口常開指數四十，輕微低壓。今天下午將有人到來為你舒筋治療，明天若不好轉便需服藥，謝謝你對身體的關心。

最後提醒你：你的體重剛到二百磅，尚有五十磅便超越警戒線，有空請到健身室做運動。你的歲數剛好二萬歲，請到醫療室作健康檢查及注射。謝謝讓我們効勞。」

我輕按一下遙控機，10D畫面播映著佛陀在靈山會上說法，無數天、人、眾生，圍繞聽法，我頓覺心情開朗，不久進入夢鄉。在夢中仍聽到佛陀的法音，通過風吹，流水，飛鳥，演說空、無我義。

我乍醒過來，被屏幕裏示威抗議的聲音弄醒，睡夢中，我身體壓著遙控機，轉到當天的新聞去，大批肥頭圓面的平民在市政廳外抗議非牟利團體攔斷了福業，操控了資訊，使其他人沒有機會行善積福，十善表內空格愈來愈多。另一邊廂，一羣胖子笑吟吟地抗議某大德出現，政府附從勾結，一般平民苦無機會親近或供養。這些示威抗議新聞比前多了，政府若不再正視，社會矛盾日益加深，真猜測不到有什麼危機出現！

我按下遙控機，選擇「淨土」項，屏幕上出現地球紀元、公元二千年的畫面，那世界到處高山起伏，風吹雨打，地震海嘯頻繁，更加上火山爆發，死人無數。可是這些災害遠遠不及人禍，但見人人互相殺戮，竟為了一些毫無實質作用的黃金犧牲性命，甚至傷害珍貴的情義。人壽苦短，可是沒有人珍惜光陰，虛耗蹉跎度日，躲懶敷衍，自欺欺人。人壽短以外，病痛特多，老人舉步維艱，那裏的人消瘦矮小，面露蒼黃之色，笑容罕見，更不可思議的是

佛法難聞，如此珍貴殊勝的佛法竟沒有人問津，或是智慧不足，無法接受，不像我們，什麼深淺佛法，各式各類，只要按鍵，便可輕易接觸找到。那裏最為人樂道的唐朝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最不可思議，找尋佛法要那麼艱辛，甚至冒生命之險，確難以令人置信。前陣子我們這裏有一部份學者考證這個神話是虛構出來的，作用是勸當時的人珍惜佛法。對我們來說，地球紀元公元二千年是一處淨土。最近已有人每天發願，要求生彼國，穿越時空，我也正考慮應否到該處，可以行菩薩道，奉行六度四攝、四無量心，可以服務大眾，可以工作，可以修行，可以不斷諸漏。啊！想起這些這些，直叫人雀躍不已，多個晚上，我想著那個淨土難眠。對於滿腹經論的這個世界，我真的有點厭倦，如何去行，修證六波羅蜜才是真實的修學，而不是紙上談兵。

突然屏幕出現一個聲音：「彌勒佛出世已進入倒數，請各位一心祈請。」

啊！正正是這個訊息，才能使我支撐度過，亦是我人生的唯一支持，如果不是這個訊息，我不知生存為了什麼，亦不知人生的意義何在！但我應該往娑婆淨土，還是留在這裏待彌勒佛下生好呢？這兩個選擇一直困擾我，使我寢食難安。

突然屏幕出現一句話：心淨國土淨。

這個我知道，但談何容易！佛法清談與實踐，畢竟有大段距離。淨土與現實之間亦隔以鴻溝。最後，我發覺我迷失了。

古道 摩崖 石窟 那羅

斜陽夕照

古道 摩崖 石窟

膜拜再膜拜

枯寂的佛像

歲月的留痕

膜拜再膜拜

昔日的光華

肩摩轂擊

古道，通往隱藏之秘道

通向涅槃之路

摩崖，彫塑了往聖先賢

照遍了大地

石窟，貯藏了稀珍秘寶

庇蔭千世萬代

空山 寂靜

寂靜 空山

斜陽夕照

古道 摩崖 石窟



義工的悲哀 寂慧

「當義工是一種奉獻，當義工是很大的愛心，當義工是一種反貪瞋癡的純潔行為，當義工是偉大的。

因此，義工應被另眼相看，應受尊重，甚至有特權。」

這是一般的概念。無償，受尊敬的義工會被開除嗎？道理上是不會的。可是現實上，義工亦會被開除，原因是：

「有些義工辦事能力低，根本做不來；尤有甚者，揀擇工作，使安排工作有困難，且妨礙進度，甚至要費神照顧。」

「有些義工很固執，只會從自己角度辦事，不顧團隊精神，不顧全大局。有些更要作指揮，領導者；或是炫耀自己在別處的成就本領，固執地要其他人聽從。」

「你需要人幫忙時，有些義工專玩失蹤；你不需幫忙時，他們卻整天磨在那裏。」

「有些義工到來只是找人聊天，無心工作。更有些說長道短，搬弄是非，使天下大亂。」

遇到這些情況，是否要開除？無人幫忙雖辛苦，可是身心愉悅，但遇到「破壞者」的義工，可煩惱不絕呢！

一般來說，辦事能力高，「正常」點的人都會跑去工作，賺取可觀的酬勞，無償當義工，如何會賣命？會持久呢？因此，檢便宜找義工實難可恃。

有些人是人生的失敗者，不能投入社會，不能融合人間，或是鬥爭的失敗者，被排擠出來。可是，他們不一定不喜歡工作，不一定不喜歡與人相處，只是興趣狹窄，不善交際，或是固執，要求高，才弄至與人合不來。在這情況下，當義工是一條無可選擇下的出路，可以避免家人責怪，亦可向社會，向自己交代，藉著義工工作轉移自己與他人的視線。他們跟其他人一樣，希望多賺點錢，希望與人合得來，無奈性格與社會合不來，經過多次的工作嘗試失敗，才找到義工工作作為避風港，嚴格來說是義工的工作幫助他們，而不是他們貢獻自己。同樣情況，有些人曾搞多次生意都不成功，便借故做些弘法、義務工作，甚至搞道場，當領導，無限熱心、落力，暗中透露為教忘我，才弄至個人生活，工作，生意處理不好，陷於困境。帶來其他教友的讚嘆、勸喻，甚至出手幫助。如果他處有機會，他們準頭也不回地離去。

這能怪責他們嗎？

當陷於人生困境應予以同情、關懷、幫助。讓他們重拾自信，重新啟動人生。各道場應檢視這些義工，給予幫忙，給予培訓，給予機會。更要讓他們知道為教界工作是無比的光榮，不應輕視，不應敷衍塞責，不管大小輕重事務，皆應認真盡力，才不枉人生，不枉機會，亦能轉逆境為道用。

編輯：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：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：佛哲書舍

buddhist-bookshop.com

太子店：洗衣街241A地下
電話：(852) 2391-8143

元朗店：泰祥街37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479-5883

台北店：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
電話：(02) 2370-4971

中環店：干諾道中63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3421-2231

土瓜灣店：馬頭圍道284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994-6619

澳門店：筷子基和樂大馬路221號
美居廣場第四座L鋪地下
電話：(853) 2822-7044

1115, Cosmo Plaza
8788, McKim Way,
Richmond. B.C., V6X4E2
Canada
Tel: (1) 604-808-5082